

# 绿水青山润阜新

——新中国成立以来阜新生态环境建设报告



T03

2023年9月18日 星期一

总策划：孟庆辉 魏彤欣  
 总监制：孙希强 佟文杰  
 执行：张健  
 视觉总监：王战舰  
 责任编辑：徐志勇  
 本版编辑：刘娜  
 本版视觉：姜易寒

## 无倦苍鹰

蓝歌

真正守望灵魂者，就像苍鹰一样，把自己的巢穴建筑在孤独的高处。

——题记

### 引子

一只鹰在头顶上盘旋。他抬头仰望，那只鹰扑楞扑楞翅膀，向林海深处飞去。待他走向更高一点儿的沙丘上，只见一只鹰鸣叫着，在林海上空盘旋，仿佛给这迟来的春天报喜。

今年春天早，惊蛰以来连续百余天无一丝雨星，沙坨子上的草不像往年那样早早地见绿，林子下边依旧枯草遍地松针凄惶，再看那棵棵樟子松，本就进入老迈年轮的大树，因为缺少雨水的滋润，皮肤皴裂，枝杈弯曲，针叶萎蔫，只有那腰身依然挺着，靠着深扎在沙坨子中的根系吸收着营养，做着欲与天公试比高的姿势。

整整30多年长相思守，没有谁比他更了解樟子松的渴望，没有谁比他更爱这片林海。此刻，森林防火期还没过，他一刻也不能粗心大意，只要大地不见绿，天天都是防火期。此刻，他多想求老天爷开开眼，下它一场大雨，他也好睡个囫圇觉。

风从西北刮来，天又有些灰暗，风卷起的细沙飞来，扑鼻打脸，太阳隐藏在灰色的云层里，几只鹰扑进林间，跃动着、嘶叫着，让他尽享黄昏的生气。

忽然，手机响了，他麻利地接听，只听妻子说：“快往回走吧！菜都炖上了，吃完了再去呗！”是的，走了一天，肚子饿得着实不行，他也正想着赶回家填饱肚子，然后再出来到西坡上瞭望一番。于是，他双腿一夹马镫，枣红马也加快了回家的脚步。

他这是自西往东走，有几只鹰也顺着他的方向往东边的树林子里钻，仿佛在追随他的脚步，分担他的喜怒哀乐。

他叫李东魁，彰武县国有章古台林场护林员。

### 像苍鹰一样安营扎寨默默厮守

差不多一路小跑赶回家，李东魁洗洗手又抹一把脸，就坐下来吃饭。倭瓜炖土豆外加一碟辣菜疙瘩切成丝的咸菜，两口子吃得很香。玻璃杯倒满散白酒，喝一口，浑身舒爽。李东魁说，“一顿也就二两酒，就这么点儿喜好。不喝不舒服，喝了浑身热乎，就来了精神头。”妻子说，“我来了这几年，他才顿顿能吃上热乎饭菜，那些年他吃饭就是个糊弄，有咸菜、有大酱、有酱油就能混顿儿饭吃，能将就将就。”

这是一座3间砖瓦房，檩木、椽子都是从林场买的间伐的枯老树，门窗是在旧物市场买的旧型钢，外皮的砖瓦石块就用水

泥勾缝。没有院子，更没有围墙，散养的几只鸡鸭在旷野里自由地觅食，却从来没有找不到家的时候，产蛋的季节，会给主人带来美食美味。雨后，沙地的水坑子里会有雨水暂存，鸡鸭饱食之余，会在水中嬉戏，偶尔也有几只鹰来找水喝。这已是守在家里的妻子王淑华隔窗而见的最大生趣啦！没有电视，头些年连电都没有，晚上只能点蜡看亮。

即便这样，两口子却从来没想过离开这里。

说起盖这处房子，那还是2002年到2003年的事。在阿尔乡商店下岗之后，独自在街面上干了十几年小卖店的王淑华，想到丈夫李东魁还在住着两间破土房，一狠心卖了街面上的店铺，一心巴火想去护林点上盖房子。店铺卖了9万元，心想盖房子咋也够了。没承想大沙坨子里盖房子，材料不贵工钱贵，光砖瓦石块、水泥沙子拉到地方，再加上打地基，工钱就占去了两三万元。折腾来折腾去，忙活了将近两年才算整利索，一算账，花了将近12万元，不但9万元全花光，还拉了2万多元饥荒。

王淑华说，“能让东魁找到家的感觉，花多少钱都值得。因为他离不开这片林海，离不开这片沙坨子，我就得顺着他，支持他。他的事业他的根都在这里，我就得和他一条心啊！夫妻同心，其利断金嘛！”李东魁不会说啥，只是说，“她能来陪伴我，我就知足了，有人给我烧火做饭，顿顿能吃上热乎的，还能烫口酒喝，这是多么舒坦的事儿啊！”

为了这简单的幸福，李东魁和王淑华都付出了不简单的艰辛，都忍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困苦。

1987年，当了4年兵复员回到原籍的李东魁，被安置在章古台林场阿尔乡工区，成为在编在岗的林业工人。那时，南坨子大片大片的樟子松还没长成锅把粗，还不足一人高，森林养护任务极其繁重，组织上就把他安排在南坨子护林点当护林员。

当时的护林点，就那么一间地窖子，在沙坨子的一个高岗上，顺势挖开一个大窟窿，用木棒子、树枝子支吧支吧，安上窗户门，钉上塑料片子，就算是房子。前边打了口井，倒是有水吃。夜晚点蜡烛，还算有光亮。李东魁的到来，让先前参加工作的两位护林员十分高兴，一来，多了个倒班的；二来，人多了烧火做饭多了份量，吃饭喝酒也热闹些。3个人围着这大片林海团团转，那时都年轻，说说笑笑跑跑闹闹也挺欢喜，几个人都成了好哥们儿。不过，好景不长，不到一年，那俩哥们儿先后都调走了，只剩下李东魁一个人独守地窖子。

好像什么事儿也没发生，3个人的任务一个人来担，他每天得骑着那匹高头大马巡察30多公里，常常头顶繁星出去，脚踏夜色归巢。一天只吃两顿饭，晚上黑灯瞎火地做口吃的，还要喂马、劈柴、烧炕。说起来挺有诗意，做起来一点也不容易。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，人也越来越消瘦，爹妈惦记着，妻子王淑华也懵了。问他为什么，他只是笑笑，“说分工有些变化，目前就剩我一个人啦，有点儿忙不过来，可能以后还会派人来的。”

这之后再没来过护林员，他期望像战友一样并肩战斗的那个人一直没有出现。也许是林场编制不足人手不够，也许是没人愿意来和他一起吃这个苦。总之，



护林员李东魁。

30多年来，这一片8500多亩的樟子松，只有他一个人守护。

他太能吃苦了，他太能忍受了，这一守就是30多年。

如今，樟子松都已长高了，他的心却还是那样青春洋溢。枯萎的老树被一茬茬地间伐，他的信念却从没有动摇过、衰退过，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机与活力。

那些年，丈夫很少回家，还在上班的王淑华隔个十天半月，赶上星期礼拜的，就得去护林点看看他。大沙坨子里没有路，抄近道走，走一步退半步，好歹奔进树林子，蹬着绿草垫子步子还能加快些，结果脚下不时还蹬着蛇，蛇一堆一堆的，吓得她腿脚直发软。那时候也不知道蛇为啥那么多，在树林子里到处乱窜。好不容易走到地方了，还一时半会儿见不到人影儿。淘米做饭、剥点野菜，再把带来的好吃的摆上桌子，然后就等着他回来。

“傻老婆等茶汉子，这样的日子我过够了！”

一天夜晚，王淑华等李东魁吃完了饭，忍不住发起脾气来。李东魁擦擦嘴，嘿嘿地一直傻笑，就是不说话。他说啥呢，那些大道理小道理还用得着跟妻子讲吗？他知道妻子嘴上这么说，心里是最了解他、心疼他的。

李东魁的坚守，组织上是知道的。每年清明前后防火期开展大检查，都有市、县林业部门和其他部门领导来南坨子防火点检查工作，看到他付出的辛苦，都竖起大拇指表扬他、赞美他。这一次，组织上决定给李东魁解决房子问题。随后，房子是盖了，很简易，住了几年之后就漏风漏雨将就不下去了。这期间，王淑华也时不时地来陪伴他，也曾多次撺掇他找找人，干点儿别的算了。可李东魁就是摇头说，“那不中，坚决不中，谁说也不中，因为这片林子是我的生命！”

“既然丈夫这样坚决，那我就得改变生活方式，不能让他总是这么孤孤单单地一个人在这里守着，我必须给他一个像样的家。”王淑华这么想着。于是，当孩子上高中一住校，她就毅然决然地卖掉了店铺，扔下了买卖，张罗着盖起了属于自己的房子。

家是人生的港湾，有了家，孤独就会消解，幸福和温暖就会萦绕在时空里、生活中。

然而，这只是近15年的事。而前15年，这一对夫妻却是在各自忍受孤独中度

过的。正值青壮年华，他们为这片樟子松的安宁、为这片土地的安宁，付出了多少常人难以想象、难以忍受的寂寞和孤独啊！这期间，无论是孩子还是老人，家里一大摊子事，李东魁啥也顾不得。说到这些，王淑华不无委屈，眼泪直打眼圈儿里转。可李东魁还是傻笑。

笑着笑着，他突然不紧不慢地冒出一句话：“能守住这片林子，就是对我爸、对你和孩子最大的安慰。你想想，要是一把火全烧了，给国家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，我这辈子不就成罪人了吗？”

王淑华说，“那对！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所以才支持你，才和你一道‘隐居’在沙坨子里。”

这个“隐居”之所，是两口子一砖一瓦攒来的，就像苍鹰一根一根叼来柴火棍子在这里筑巢。每到夜色深沉时，室内孤灯微明，一个人坐在屋里翘首期盼，在等待着另一个人回家；而另一个人，带着警觉和疲惫骑马徐行，不管你咋盼，依然不慌不忙地东张西望着……那场景，酷似电影中的蒙太奇，淡入淡出，由远及近，叫林海沉醉，叫沙坨沉醉，叫苍鹰沉醉。

### 像苍鹰一样搏风击雨勇敢顽强

李东魁固守的这片林海，位于科尔沁沙地的南端。历史上，这里就是不毛之地，黄沙肆虐，风尘滚滚，一年刮两季，一季刮半年，每年都向南侵袭3至5公里。沙进人退，人烟稀少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曾有专家预测，照这样下去，几十年后，莫说彰武县城难保，就是沈阳城区也得被沙坨子掩埋。为了尽快改变这种现状，国家支持的科研机构——辽宁省固沙造林研究所很快组建，一批批林业专家、知识分子、科技工作者陆续被派来，励精图治，刻苦攻关，反复试验，几年时间，就找到了栽植樟子松、造林防风沙的有效方法。

适应大规模造林的需要，章古台地区建起了林场。林场招工，就把附近乡镇的不少青壮年劳动力集中起来。李东魁的父亲本来就是生产队出了名的木匠，1958年便应招当上了林业工人。1964年李东魁出生时，父亲已经是吃供应粮的人了，

而母亲和他们哥儿仨得吃定销粮。在他的童年的记忆里，父亲成天赶着大马车，往沙坨子里拉树苗，好几天才见回家一次。七八岁时，他时不时地坐在大马车上跟着大人们去栽树。但见茫茫沙海里人头攒动、挥锹舞镐，一棵棵树苗栽进沙坑里，再浇上水，等待成活。到了饭时，人们围拢在一起，吃着苞米面饽饽就着白菜汤，或者用白开水冲着炒熟的高粱米就着咸菜疙瘩，他跟大人们抢着吃，觉得很香很香。春日的夜晚，没有帐篷，劳作了一天的人们天当被、地当床，睡得很踏实。他常听大人们说，等到这些小树长起来了，风沙就会被挡住了，那时候日子就该好过啦！

小树在成长，李东魁也由少年长成了青年。初中一毕业，他就到林场做起了临时工。1983年冬天，他应征入伍。既然来到部队，那就好好干，争取有发展。在工兵连，学爆破、架舟桥，样样都优秀。入伍第一年当副班长，第二年入党，第三年当代理排长、代理教官，期间多次在军旗前照相、得到嘉奖奖励。退伍后，李东魁回到地方成为林业系统的全民工。从此，他开始了与森林为伍、与苍鹰相伴、与日月相随的护林员生活。

“当上护林员，四季不着闲。日夜怕失火，也怕牛羊钻。天防偷盗，更防开荒甸。预防病虫害，细查树打焉。还得防捕猎，保护生物链。巡防加巡察，处处保安全。”

这段顺口溜，道出了护林员的职责，简言之，就是防火、防盗、防放牧、防开荒、防捕猎，再有就是留心观察和掌握病虫害和枯死树发生等情况。

心里装着这些职责，李东魁走起来了，30多年一天没停地走起来了。架步量，恐怕早把他累死了。伴着行走的，是前前后后骑过的3匹高头大马和3台摩托车。

最要命的事当然是防火。一年四季只有夏季风险小点儿，其他三季时时刻刻都得绷紧弦儿。春天的脚步很快，刚过了春节，转眼就到了清明，这两个节日是护林防火最关键的时节，李东魁忙得几乎没有打盹儿的时候。林地周边散落着五六个村屯，住着二三百户人家超千口人，几代人的终老，均以林地为安享之地。确切地说，还没栽种樟子松的年月，这片沙丘已是坟莹遍地了。开始绿化之后，尽管经过政府的动员号召迁出了一大批坟莹，但仍有数十座老坟依然保留在这里。每到节令，人家后人亲自来上坟烧纸、焚香祭拜，谁也挡不住，生呼啦去挡，那恐怕不合情理也有伤和气，况且这里又是少数民族聚居地，民俗民风传承了千百年，不可能一下子去改变它，只能尊重它、顺应它。李东魁深谙此理，每到这个时节，他就得按个坟头走，对上坟的人们好言相告，看住火点，告诫他们千万别大意。几十座坟头分布在哪里，他早已心中有数，马不停蹄地看完这座看那座，一天下来，人困马乏，身子骨就像散了架子。

(下转T04版)

